

悬疑！惊险！！神秘！！



蓝玛侦探

推理小说文库

LANMAZHEN TANJI

福探桑楚系列

TUOLIXIAO XIAO WENKU

# 夜色中的红风衣

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蓝玛侦探推理小说文库

# 夜色中的红风衣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## (皖)新登字 06 号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夜色中的红风衣/蓝玛著. —合肥: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1.3

(蓝玛侦探推理小说文库. 神探桑楚系列)

ISBN 7-5397-1901-X

I. 夜... II. 蓝... 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6833 号

---

出 版 者: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者地址: 安徽省合肥市跃进路 1 号 230063(邮编)

图书发行部电话: (0551) 2632113, (0551) 2679983 (传真)

E-mail: ahsebwsh@mail.hf.ah.cn

策 划 编 辑: 温 媛

责 任 编 辑: 温 媛

美 术 编 辑: 黄德俊

责 任 校 对: 柴晴丽

装 帧 设 计: 张慈慧

插 图 作 者: 施瑞康 袁佩娜

发 行 者: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 者: 合肥义兴印刷厂

版 (印) 次: 2001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 字 数: 150 千

印 张: 5.625 插 页: 4 定 价: 9.80 元

---

ISBN 7-5397-1901-X/I·516

凡本社图书出现倒装、缺页、脱页等质量问题,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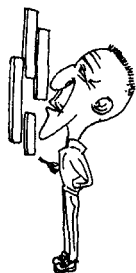
# MU LU

## 目录

|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|
| 1.出事的那个夜晚   | 1  |
| 2.桑楚路过古城    | 8  |
| 3.猴子的证词     | 15 |
| 4.许萌的述说     | 21 |
| 5.二毛的情感倾斜了  | 28 |
| 6.她从佛罗伦萨归来  | 35 |
| 7.恐怖的阴影     | 43 |
| 8.桑楚归来      | 53 |
| 9.线索出现了     | 61 |
| 10.第一次接触    | 69 |
| 11.寻访知情者    | 78 |
| 12.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| 86 |

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3.穆维维的回忆片断   | 94  |
| 14.米 克        | 102 |
| 15.知道内情的两个人   | 109 |
| 16.寻找突破口      | 117 |
| 17.两个古怪的疑点    | 123 |
| 18.两条瞎眼金鱼     | 130 |
| 19.无法入睡的夜晚    | 136 |
| 20.线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| 143 |
| 21.晚八点        | 149 |
| 22.一支久远的童谣    | 157 |
| 23.关于鱼缸的疑点    | 166 |
| 24.绝妙的手段      | 174 |



# 1. 出事的那个夜晚



这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夜晚，风像以往那样轻轻地拂动，夜色清澈，星星不是很多却很亮。感觉上，这不应该成为一个“出事儿”的晚上。

其实，凡是出事儿往往没有什么特别的预兆。

这里是平阳路拉面馆，一个买卖很火爆的地方。

近打烊的时候，拉面的大老黑师傅已经累得比案头上那块面团还软了。他哼哼着说腰疼，再次宣称“下个月说什么也不干了，给座金山也不干”。

黑师傅这话差不多已念叨了十个月。而第二天头一个上班的，你看吧，还是他。

他说别人和的面他不放心。

的确够呛，拉面是一个又要技术又要体力的活儿，一天十多个小时，硬是把七十多公斤面拉成米粒粗的细



丝,除去技术不说,光力气也不是每个人都吃得消的。黑师傅不止一次和经理吵架,每次都强调:“平阳路拉面馆没有你照样营业,没有我黑师傅就得关门。”

经理气得要死,发誓把他“炒”了。可是,大老黑至今安如泰山,月薪还在不断上长着。

老实说,平阳路拉面馆要是没有这个“老黑”,还真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垮台了。

去年的这个时候,街对面开了一家美国加州牛肉面馆,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架势。大老黑笑笑,道:“别忙,咱们走着瞧,有种的三个月以后再看。”

结果不到三个月,“加州”就卷了铺盖回加州了。黑师傅异常开心地为穆斯林兄弟争了一回脸。那些日子竟有些飘飘然,忘记了自己那张黑锅底似的脸。

只有在他挽着袖子噼啪干活的时候,你才会感到,这老伯仍旧是位彻头彻尾的劳动人民,可爱极了。

他指出:我老黑每天都要从古城至黑山口跑个来回儿!

古城到黑山口二十多公里,他拉的面可跑个来回。有人计算过,果然能跑个来回,真的。

总之,大老黑是这个拉面馆的摇钱树。

但是,他一辈子还没有碰上过——谋杀!

此刻,黑师傅正斜倒在凉椅上喘气,肚皮上摆着个紫砂茶壶。时近初秋,又是晚上十点,从店门外吹进的夜风穿堂而过,颇有些凉意,可这位老伯还在一个劲叫热。

“猴子,该关门了!叫那几位上帝快吃快走!”他朝店堂里喊。从这儿望出去,店堂里至少有一位顾客。



## 出事的那个夜晚

猴子是个刚分配来的待业青年，正处在那种谁都可以吆喝他的时期。几位师哥师姐都在后灶上忙活，店铺里的“粗活儿”全归他和小邱。

听了大老黑师傅的吩咐，他心里老大的不乐意，却不得不朝门口那对小夫妻走过去。

“嗨，二位，你们聊得差不多了吧？”猴子的口气十分的不耐烦。

这对小夫妻已经在那里聊了快两个钟头了，弯着身子，头对头地小声说话，不时地发出一阵阵大笑，旁若无人一般。很显然，吃面并不是主要的。

那男的好像在说某个大明星的事，感觉上知道的内容极多，街头上那些五颜六色的传闻，加上他添的油盐酱醋，属于真假难辨那种。

猴子最烦这种人。

而那个女的不但听得津津有味，而且笑得又开心又放肆，红红的嘴唇几乎变成了一朵大玫瑰。

“喂，说你们呢。吃完了付账走人！”猴子发现那男的前额上有一绺染成金黄的头发。

见猴子如此不客气，那男的也只有不客气了：“你啰嗦什么，不就是钱吗？”

大老黑师傅在旁边答茬儿了：“猴子，你告诉他们，不是钱，是制度！”

猴子鹦鹉学舌道：“不是钱，是制度。”

那男的抠着鼻子上边的一个小包，极其不耐烦地问：“什么制度？”

黑师傅的声音传来：“猴子，告诉他们，是作息制度。黑师傅已经该下班了。”





猴子用大拇指朝后指指,对那男人道:“听见没有,是作息制度。你师傅我已经该下班了。”

“你……你是谁师傅!”那男的跳了起来。

猴子跳开一步,摩拳擦掌准备和这位打上一仗,真的!

一天到晚干杂活儿,他早就憋着一肚子邪火儿没处释放了。在店堂里干上一架,大约和那些美国大片里的武打镜头差不多。

无奈,那男的想打,那女的却极有眼色,使劲地拉着丈夫骂骂咧咧地走了,临出门还朝地上唾了一口:

“呸,看你那德行!”

猴子感到十分扫兴,于是便满腹邪气地朝墙角儿最后那位“独行侠”走过去。

这个人似乎睡着了。

长着一头长发的脑袋耷拉在胸前,看不见脸。两个肩膀支棱着,相当瘦。穿的是一件质地一般又十分不干净的灰色西装,从半敞着的衣领处,露出半截深红色的领带。桌子下面,是一双棕色带网眼儿的皮凉鞋。

很普通的一个人。

由于角落光线很暗,他很难引起旁人的注意。桌上的面还剩下半碗,撒了不少汤。另有一碗面尚未动筷子。

猴子斜睨了此人一眼,踢了踢椅子:“喂,醒醒!这儿不是火车站。”

他料定对方是个赶火车的外地人。

对方毫无动静。

“喂,听见没有,说你呢!”猴子推了对方一把。

那人的身子歪了一些,仍然没有反应。



## 出事的那个夜晚

猴子的头皮突然有些发麻,直觉猛然间告诉他:这个人已经死了!

他忽然有些激动,说不清为什么。总而言之,店堂突然冒出个死人,这对于处在毫无趣味、千篇一律、名声又不怎么好听的日常工作中的猴子来说,无疑是个强刺激。

他就那样呆望了一会儿,傻傻的。直待大老黑师傅又一次吆喝起来,他才慢慢地伸出一根手指,在那人的瘦肩膀上捅了一下。

只见那人身子慢慢地倾斜了,姿势没有多大变化,慢慢地、慢慢地,如同电影中的慢镜头似的倒了下去。身体和地板接触的一刹那,发出一个沉闷的声响。

大腿碰在桌腿上,桌子摇晃了一下。

那是一种镀克罗米的折叠式餐桌。

“嗨!干什么呢,猴子?闹地震呢?”大老黑粗声粗气地吼道,“什么东西倒了?”

猴子搓搓手,慢慢地向后退着。真怪,他头一次碰见这种事情,居然没有什么紧张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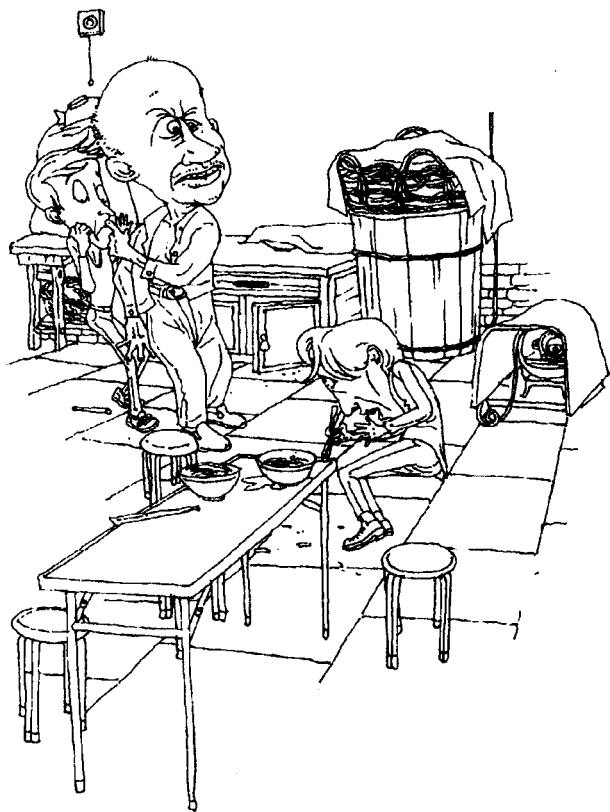
“喂,黑师傅,你来一下。你来,你来!”猴子歪头朝里边扬了扬手,“快来,黑师傅,情况好像不太妙!”

老黑师傅正在系着外衣的衣扣,听见猴子的声音有些反常,便歪了歪头,嘴角儿的烟卷一翘一翘的:“怎么啦?碰见死人啦?”

“您恐怕说对了,黑师傅,那人八成真的死……死了。”猴子这才感到恐怖了,“我说不准,你快来看看呀。”

大老黑师傅哆嗦了一下,他被猴子的声音弄紧张了。嘴角儿的香烟掉在了地上,他站起身来,骂骂咧咧地





走出来：“臭小子，你别吓唬我，我可胆小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他蓦地怔住了。

他看见了倒在餐桌下的那个死人：此刻那人像只大虾似的弓在地上，头侧贴着地面，半张着嘴，一对凝固了的眼睛睁得很开，好像在注视着两个人的脚。



## 出事的那个夜晚

老黑师傅的后背上冒汗了,真的是冷汗!

过了好一阵儿,他才伸出颤抖的手指捅捅猴子,声音尤其颤抖:“还愣着干什么?快去报警呀,笨蛋!”

猴子唉了一声,飞窜而去,紧接着又回头叫道:“黑师傅,是 119 还是 110?”

“110,匪警!”老黑师傅吼道,然后忙不迭地用凳子把现场圈了起来。

他知道,此刻自己能做的只有这个。



## 2. 桑楚路过古城



老桑楚有些低热，他很紧张。记不得谁说的，高热不怕，那很容易查出病因；低热就不同了，也许什么毛病也没有，也许隐藏着大毛病。

没准！

要不是因为这莫名其妙的低热，老桑楚很可能直接去杭州了，绝不会在古城下车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

古城公安局长殷培兴说，明天送他到医院去查查血象和尿。

桑楚说：“查尿干吗，查血象就可以了。没准儿来点儿事情干干就好了呢！”

此刻，殷培兴正歪在沙发里，蛮有兴致地在看那部十分叫响的电视剧《大明宫词》，嘴里还在哼哼唧唧地跟着唱那支主题曲。



## 桑楚路过古城

唱得简直太难听了！

桑楚躺在老殷他闺女临时腾出来的那间小屋里，无论如何也睡不着。

女孩子的卧室里有一股叫人受不了的怪味。

老殷很伤心地说：“谁让我没儿子呢。”

堂堂一位公安局局长，也会为没有儿子而悲伤，这不能不使桑楚对此兄的言行产生怀疑。当然，同情是另一码事。

电视的声音放得很大，那位太平公主正在和韦皇后斗法，为了争夺宫廷的权力。女人，两个文化差异很大的古代妇女，正在用不同的方式刺激着对方的神经。桑楚觉得，权力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，可以毁灭许多本应十分美好的感情。

他对这部戏的评价不算很高，因为在一部中国剧里，使用所谓莎士比亚的欧化语言，会使很多人莫名其妙地觉得四不像。但是他不得不承认，这东西感觉上有些与众不同。

他想睡，因为古城只是他这次行程的中转站，他要去的\*\*地方是杭州。

正在这时，电话铃响了。

殷培兴把电视的音量放小些，顺手抓起了话筒。

电话是刑侦处打来的，说是平阳路口的那家牛肉面馆发生了命案，问他去不去看看现场。

殷培兴望望电视屏幕，挥手道：“算啦，你们先干着，我明天听汇报。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，咱们还可以请桑楚参谋参谋。”

电话那端突然没动静了，好半天才咋唬起来：“什



么？桑楚在古城？”

殷培兴用眼皮翻了翻溜达进来的桑楚，琢磨着为什么桑楚这家伙走到哪儿都这么令人惊喜。是的，他碰到过无数次了。

他尽可能把口气放得很随便，对话筒道：“他是来了，中午到的，现在正在我旁边打哈欠呢。我说，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，他只不过是个干茄子似的小瘦老头儿，浑身上下找不到四两肉！”

“那就对了，桑楚就是那副长相！”话筒那端兴奋地说，“局长，你没开玩笑吧？”

殷培兴朝桑楚苦笑了一下，冲话筒叫道：“废话，这还用你说么，我认识他的时候你还在吃奶呢！好了，干活儿去吧，有话明天说。”

刚要放话筒，桑楚说话了：“叫他们带我去看看现场，现在就来接我，我在你这儿烦得要死。”

“这又何必，你在发低烧。”殷培兴显得很为难，“不一定是复杂的大案。”

“不复杂也成，干干活儿低烧就好了。”桑楚比画着，“让他们来接我！”

殷培兴只得举起了话筒：“喂，把车拐到我这儿来一下，桑楚想去看看。”

他听见那头儿传来一声兴奋异常的怪叫。

“性格很奔放，是否有外国血统？”桑楚觉得那声怪叫非常有意思。

殷培兴的眼睛立刻直了。

他简直无法相信，桑楚这家伙仅仅凭一声怪叫，就猜出对方有外国血统，而且真让他猜对了。



## 桑楚路过古城

“见鬼！桑楚。这小伙子他的确是个二毛子，刑侦处副处长，现年二十八岁，未婚。桑楚，你是不是见过他？”

桑楚换上他那双旅游鞋，笑道：“我很想见见他，一般地说来，杂交的品种都很优秀。”

“不错，这个小伙子很聪明，母亲是白俄的后代，父亲是中国人。你知道，古城当年是白俄的避难之地。不过，你只能叫他二毛，千万别叫二毛子。不管什么人，只要叫他二毛子，他准跟你急。”

这时，房门被敲响了。

殷培兴站起来，小声对桑楚说：“注意他的头发和眼睛，对了，尤其是那两块腮帮子，非常像伊凡诺维奇或者瓦西里什么的。”

公安局长做了个鬼脸。

出现在桑楚面前的年轻人的确很精干，头发是黑色的，但髻得非常别致；皮肤是黄色的，但眼睛略微不同，深棕色；大个子，宽肩膀，两腮果然有些像列宁的那个卫士瓦西里。

桑楚很想学着列宁同志那样，把两个大拇指插在坎肩儿里试试。

“走吧，二毛。桑楚有几百个朋友，惟独缺少个混血儿，这趟古城没有白来。”他拥着二毛走出门去，甩下殷培兴在那儿发呆。

二毛没想到大名鼎鼎的桑楚竟如此随和，连个敬礼的机会都没给他。两个人快步下了楼，桑楚觉得低烧没有了。

他偷着比了一下，发现二毛足足比自己高出一个头，至少一米八几。





二毛耸耸肩，告诉桑楚：个头儿太大其实弊多利少，他宁愿像桑楚那样，小个儿，一脑袋智慧。

桑楚发觉二毛很有意思：“二毛，我做梦都想长高个儿！那种心态跟小孩儿似的。”

二毛嘿嘿地笑起来。

他告诉桑楚，他母亲也不是纯粹的俄国人，外祖父是荷兰富商，外祖母有一半俄国血统，而另一半好像是意大利。

桑楚叫他别说了，再说就说到比利时去了。

警车鸣叫着开向出事地点。

已是夜晚十点半，路上行人稀少，银色的街灯像珠串般延伸开去。十几年没来了，桑楚对这座滨海的古城只剩下些十分模糊的记忆。记得上次来的时候，它正在申办奥运。

“二毛，你去过俄国老家么？”桑楚点上烟，深深地吸了一口。他估计自己的低烧是感冒引起的，因为凡是抽烟不香，十有八九是感冒了。

二毛握着方向盘，注视着前方，道：“没机会。按说像我这种混血儿，去老家看看是应该的。可是母亲不让，她自己也不想回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，她不说，我问过几次毫无结果，于是也不问了。或许有什么不想叫我知道的原因吧。”

桑楚对此表示理解，人活在世上，多多少少总有些属于自己的秘密。难道不是吗，许多事情原本就是一个谜。

这时，出事现场到了。

